



藝途同行——記趙式慶先生觀展有感

12月23日，我的老友香港文化節創辦人、華光海運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長、航商總會主席趙式慶先生，專程到訪「境·美術館」參觀「境·趙之境」水墨藝術展」我的個展。

趙式慶先生與我和內子佳音相識多年，不僅是摯友，更是我藝術生涯中重要的支持者與合作者。站在展廳中，看着他仔細端詳我的新作，我不禁想起我們這些年來共同策劃的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動。

從2018年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準格爾旗的「相約草原絲路·香港內蒙古水彩畫交流展」，到呼倫貝爾的「相約呼倫貝爾——香港名家水墨畫交流展」；再到2019年在香港舉辦的

「香港內蒙古水墨畫交流展」「香江韻·草原風」「『水墨雙城』第九屆深港水墨交流展」等活動，乃至2021年的「港水港墨庚子年聯展」，每一次合作都像是將不同文化脈絡的絲線，編織成一幅更廣闊的圖景。通過這些展覽，我們不僅推動了香港與內地的藝術對話，更讓水墨這一傳統媒介，在當代語境中煥發出新的生機。

趙式慶先生出身香港航運世家，其祖父趙從衍先生乃香港四大船王之一。然而，他並未止步於家族事業的輝煌，而是以深厚的文化情懷，投身於更廣泛的文化保育工作。他通過設立基金會，致力於東北鄂倫春族等偏遠地區的民族文化研究與保護；同時，作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育的重要推手，以及「香港文化節」的發起創辦人，他身體力行，積極推廣香港傳統藝術與文化。這種對



●趙式慶先生到訪「境·美術館」參觀作者個展，二人在西藏系列作品前合影。
作者供圖



沈西城

舊日香港西醫

二十世紀初，香港開始有西醫，惟法例規定香港醫生必須在香港西醫學堂、香港大學醫科、英國及其管治時期大學醫科畢業，方能行醫，內地西醫，一律不得開診。

1915年，香港西醫多來自西醫學堂，名醫關心焉便是孫中山先生的同學，其他醫生如何高俊、馬祿臣、趙學、杜閣臣等，亦是西醫學堂全科學生。那時學堂不分科，未有專科醫生，內科、外科、婦科、兒科都得一律診治，變相是萬能醫生。中環既為商業薈萃之地，西醫診所多開於皇后大道中和德忌笠街，租樓一層，並備有配藥庫。亦有西藥房設寫字檯，聘西醫應診，藥房為之配藥，門診費1元，出診3元至5元左右。

其時西醫不多，診金藥費收入可觀，西醫大多住在半山，座駕最初乃黃包車，後轉以汽車代步。醫學界有一個傳奇人物馬祿臣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購入珍貴針藥，戰後性病猖獗，馬醫生獲利甚豐而成巨富。1916年後，香港大學醫科學生畢業，便可開診，其間亦有留英學生開業，自設診所或在藥房應診，收費跟上一輩西醫相同。上世紀三十年代，留英醫科學生吃香，多成名醫，地位顯赫，診所開在華人行一帶，自外國購新式醫療器械，不少更為政府所無，同時仿英制，開始分科診治，包括內科、外科、兒科、婦科、眼科、耳鼻喉科，以及皮膚科，不再混合處方。診所內有女護士、配藥員，設備勝老輩西醫，人多往診，門診費亦相應提高，起碼3元至5元，那時最出名的醫生便是耳鼻喉科的周錫年和內科的葉大楨。

我1953年從滬來港，身體荏弱，不時生病，家母必攜我往灣仔莊士敦道看區鴻藻醫生，著名兒科聖手，大凡兒童發高熱者，一針，必見效，他所開藥水、藥丸療效極佳，因而馳名東區。

有一年年初一，我發高燒，嘔吐大作，母親帶我看區醫生，說我血太熱，用巨型針孔抽血後，熱度驟減，母親視他為神醫。我一直看到15歲，區醫生退休、改由兒子接班方止。一別六十載，區醫生怕已仙逝。他是一代良醫，看到我，總是一副慈祥臉容，溫和地說：「弟弟，唔使驚，有區醫生，一針搞掂！」真的一針，回到家裏，服下藥，睡一覺，病魔走了！

我1953年從滬來港，身體荏弱，不時生病，家母必攜我往灣仔莊士敦道看區鴻藻醫生，著名兒科聖手，大凡兒童發高熱者，一針，必見效，他所開藥水、藥丸療效極佳，因而馳名東區。

有一年年初一，我發高燒，嘔吐大作，母親帶我看區醫生，說我血太熱，用巨型針孔抽血